

政海秘聞

(三)

(本文插圖刊第7、53頁)

從唐繼堯到龍雲

·后希鎧

北伐尙缺正確領導

唐繼堯在雲南響應武昌起義之時，僅僅是留日回國的士官生，曾任職砲兵管帶（營長），因對所屬官兵宣傳民族主義，被清吏調充講武堂的監督，創了兵權。

從這樣的經歷看來，他完全沒有「地頭蛇」的背景，更沒有「土皇帝」的遺蔭可承。唐繼堯的發迹，完全與推翻滿清專制政體息息相關。

在日本留學士官學校時，唐繼堯參加國父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；回國之後，他也像其他千千萬萬的同盟會員一樣，爲革命而努力。爲了響應武昌起義，軍官們常常在唐繼堯的私宅舉行秘密會議；有的人認爲英法兩帝國侵擾緬甸、越南，必定出兵干預。唐繼堯則說「滿清末運將終」，應該毅然決然誓師響應，光復祖國。成敗利鈍，就不必考慮那麼多了。如果徘徊瞻顧，趨利避危，就不是革命家的做法了。

唐繼堯講了上面的情緒之詞，不過是獻身革命的激情使然。但是，唐繼堯也有理性的建議。他說：雲南新軍（清兵）的中下級軍官都是講武

堂出身，不僅有尙武精神，最重要的便是這些中下級軍官都有革命的意識，發難之後，便可促成西南各省，援應中部各省（武昌起義地區）大舉北伐。何況雲南相距「虜廷」（北京）很遠，不要怕北方兵力的抗拒。

可見唐繼堯也是一名推翻專制的狂熱分子，沒有一點「本土化」的自掃門前雪意識。雲南響應武昌起義成功之後，接下來的任務，便是如何「出兵」支援武昌起義了。經過響應武昌起義的軍官會議，推唐繼堯爲雲南北伐軍總司令。唐繼堯便率軍三千多人，會合張子貞統率的三個梯團，向四川瀘州進發，準備到了重慶之後，再會合四川的「響應共和」部隊出陝西，過山西，逕攻北京，牽制袁世凱南下鎮壓武昌起義的北洋軍。這是雲南共和軍的戰略，可以達到實際響應武昌起義的功效。

唐繼堯實際出發的時間是民國元年正月，在途中接到蔡鍔的電令，改道貴陽，先援助貴州平亂之後，再行北伐。

原來貴州的革命分子，曾經運用「哥老會」推翻滿清。武昌起義之後，貴州也發難響應。但

是，光復之後的貴州，政權確實控制在哥老會的手裡。都督是楊蔭誠，無法安定貴州，便借口援助湖北，將他的部隊帶走了。哥老會的領導人趙德全，就自稱貴州都督，統治貴州。

哥老會是一個幫會組織，雖然有反清復明的宗旨；但他們的組織方式、行爲準則、價值觀念，顯然不能被貴州縉紳所接受。他們組成了耆老會，秘密推派戴戡、周沅等人到雲南，向滇省都督蔡鍔借兵，希望削平趙德全的勢力。

哥老會不應該踢出推翻滿清的陣營？哥老會是不是匪類？似乎是引起爭論的問題；但是，史實告訴我們，雲南軍政府的都督蔡鍔，聽了戴戡等所列舉的「哥老會怪現狀」之後，便據以爲由，電令唐繼堯到貴陽去平定趙德全之亂。

唐繼堯在民國元年的二月抵達貴陽，受到貴州各界的犒師歡迎，並向唐繼堯歷述哥老會的「怪現狀」達三十餘條之多。

入黔平定哥老會亂

民國元年三月一日，貴州各界便宣佈趙德全的罪狀，迫令辭職。唐繼堯有兵在手，爲貴州紳

民撐腰。趙德全駐紮貴陽城內，不但對紳民各界的「迫令辭職」相應不理，對唐繼堯勸令解職的函件也置之不顧。因為趙德全正進行一項計劃：密約貴州全境的哥老會同道抵抗唐繼堯，燒燬貴陽作爲先發制人的起點。

唐繼堯獲得這項情報，便在貴陽城外佈防，進行攻城。唐繼堯指揮的是正規軍，整隊入城，分擊都督府，也就是趙德全開府的指揮中心、火藥局、執法部都順利達成攻佔的任務。城外的南廠、黔靈山、頭橋等地都是哥老會同道駐紮的要地。但是，哥老會同道都是烏合之衆，一經交戰，便敗下陣來，非死即逃，或投誠繳械，唐繼堯獲得全勝。貴州紳民對唐繼堯的兵丁便饋酒犒賞，以示慶祝。

哥老會的組織是遍佈全省的，省城貴陽雖爲唐繼堯所控制，如果滇軍繼續赴援武昌起義，離開貴州，哥老會趙德全必然反撲，後果堪虞；因此，貴陽的著老會及一般紳民都要求唐繼堯繼續留在黔省。

唐繼堯認爲他的任務在北伐推翻滿清，不過順道維持貴州的治安；貴陽既然收復，貴州人應該出來主政。事實上就是貴州人因無力維持地方秩序，才去雲南「撤兵」；在趙德全實力尚存之前，唐繼堯撒手不管，成何話說？唐繼堯祇好答應暫留貴陽一個月，而且約法在先：如果四川和雲南有事，唐繼堯要率部赴援。同時唐繼堯並電呈雲南都督蔡鍔，問可否留在貴州？蔡鍔回電可以留下。

這裏顯示兩個問題，值得治史之人留意。

一、領導革命的大員，並未深入雲南、貴州和四川。革命行動取決於當地軍人。雲南由蔡鍔的軍政府主持，派唐繼堯北伐，應援武昌起義。

貴州哥老會勢力擴張，響應武昌起義的都督楊善誠，無力維持貴州秩序，聲稱支援北伐，便帶了他的部衆離開貴州；哥老會的趙德全便在山中無老虎的情況下，自稱都督了。四川正在鬧鐵路事件，聽說雲南獨立（脫離滿清統治），還向雲南請兵。這就是說，在缺乏革命領導的情形下，西南雖然大舉反清大蕩，並未成爲革命的「根據地」。換言之，當時領導革命的人，並不重視「根據地」或「策源地」的思想——認爲「清室」完蛋了，天下就會「共和」；這種幼稚的想法，是不是「革命尚未成功」的主因？

二、廣大的西南羣龍無首，怎能匯成茁壯的力量？在滇、川、黔三省中，是不是祇有雲南的反清（光復）較少枝節？雲南在後來的突出表現（倒袁），是不是導因於此？我認爲治現代史的家，不能不加分析？

唐繼堯得到雲南當局的許可，便在貴州成立臨時政府之形態，分路派兵進擊各縣哥老會的殘餘，恢復貴州的秩序；唐繼堯就沒有繼續北伐的行程。

著老縉紳憂心忡忡

就在這時，「南北統一」告成，袁世凱如願以償，做了臨時大總統。南方的北伐軍，也就停止干戈。我們的問題是：唐繼堯的行動，應該如何決定？

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：「民主」就是「本土化」。

可是，當時貴州的情形是「不能本土化」的，至少向雲南借兵的著老會和一般縉紳，還是憂心忡忡。他們恐懼哥老會的「怪現狀」又在貴州重演，他們也害怕貴州省爆發內戰。大家應該知道帶兵離黔北伐的楊善誠都督，還在湖南，南北已經統一，沒有北伐的題目，當然要回貴州。問題出在楊善誠離黔滯湘之時，不得湖南人的好評，當時的中央政府就指令周榮傑統率楊善誠的部隊回貴州。這道命令顯然不能擺平黔局，陳開劍及席正銘由黔入湘，煽動楊善誠的部隊，另擁席正銘爲總司令，自由行事，造成混亂。

在人心惶惶下，貴州省議會開了羣衆大會，數以萬計的民衆公決上書請願，留下唐繼堯在貴州維持地方秩序。唐繼堯便坐鎮貴陽，指揮他統率的兩千餘滇軍，分路與楊開劍及席正銘交戰，獲得全勝。唐繼堯組成貴州軍政府，下設軍務、政務、參謀、參議（掌理民意）等四處；唐繼堯任都督。

唐繼堯所統率之滇軍，並未由貴州軍政府籌備新餉，仍由蔡鍔在滇籌措供應。這就可以說明蔡鍔和唐繼堯之間，確有「幹一番事業」的做法。所以，唐繼堯督黔兩年，一切均稱順利，也種下後來貴州人與雲南人自成一團，共同發難，推翻袁世凱陰謀稱帝的前因。

我們在上面說過，清末民初的政治社會，有一種錯誤的共識，認爲祇要推翻了滿清，便可建立民國了。所以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，也就一切

從好處想，爲了國家，便將大總統之寶座，拱手「讓賢」；誰也不考慮培養蔡鍔及唐繼堯。

從一系列的史實證明，袁世凱這位老兄，志不在「總統」，他逼迫清室退位，他答應南北統一，無非是他的伏筆——一切爲了做開國之君。

時局越來越從「反民國」的方向發展，革命黨人才發現他們中了袁世凱愚而詐的詐術，倉卒成軍討袁。這次短命的討袁行動，後來叫做「癸丑二次革命」。

唐繼堯在國步日艱的時刻，在出師北伐，響應武昌起義，推翻滿清專制的途中，陰差陽錯，做了貴州的督軍（民國初年地方軍政府的首長），他對國家做了些什麼呢？

唐繼堯通電全國，反對袁世凱大舉借外債。唐繼堯主張由各省趕辦「民國公債」，以免飲鳩止渴。用今天的眼光來看，借外債之風，盛行全球；借外債之大，恐怕已到了史無前例的境地。現在，負債國可以賴債，債權國除了用「信用」索債之外，還能借口出兵討債嗎？在清末民初那段時期，不但弱國無外交，弱國也無國防可言。何況八國聯軍打敗我國之後，外國軍隊在我地駐屯；欠債不還，東洋人或西洋人，有的是辦法對付我們的國家。

所以，當時一提到外債——不用來發展經濟，沒有人不反對。我們必須知道，唐繼堯是以地方首長「反對借款」，除了用「革命」二字可解釋唐繼堯的心胸外，還能找到「證據」，可以詆指唐繼堯「私心自用」嗎？

但是，不僅革命黨人不重視遠處雲南及貴州

的蔡鍔及唐繼堯——他們是革命黨人，他們已打下可供革命黨作基地的邊疆重地，却沒有一位革命大員去「做他們的工作」，讓他們自生自滅，誰說不是一種失策？

中央政府要舉外債，地方反對不成。所以，唐繼堯又通電全國，要求中央，借款用於「正途」；並請中央政府公佈費用，以釋羣疑。這些「犯上」的「民主」作風，難道一般祇知等因奉此的大吏可以辦到嗎？

事實上也就因北洋系的將領不敢「犯上」，袁世凱握有軍權，不但看不起手無寸鐵的革命黨人，也蔑視「共和」的潮流。所以，袁世凱接任臨時總統之後，便越來越專橫，誅鋤異己。最大的「德政」，便是民國二年（癸丑）三月，暗殺宋教仁。

革命黨到了這種地步，才覺悟袁世凱是一名「假的共和革命軍頭」；到民國二年的七月，起兵反袁，便是後來有名的「癸丑二次革命」。這次革命被袁世凱撲滅了。

袁世凱自然躊躇滿志，放手去做「窃國」之事。他在癸丑的十月就任正式大總統，十一月破壞國會，爲他的「中華帝國」鋪路。

將計就計起兵討袁

民國二年七月二次革命爆發之時，也就是在江西及南京有反袁的軍事行動之時，各省準備響應。四川的第五師師長熊克武，兼任重慶鎮守使，他在重慶舉兵討袁。

唐繼堯這時與蔡鍔（雲南督軍）密商「倒袁

」的事，就袁世凱指令蔡唐二督出兵重慶出擊熊克武之計，將計就計，由滇督蔡鍔指派謝汝翼、劉雲峯，從雲南率兵取道四川的瀘州；由黔督唐繼堯指派葉奎、黃毓成，由貴州逕赴重慶，滙合熊克武的倒袁軍，順長江東下，直趨武漢，響應二次革命。

誰知滇川黔三省之間，並無現代交通工具，必須步行。在蔡鍔及唐繼堯的軍隊，還未到達之前，熊克武的軍隊已被北洋軍擊敗，撤離重慶。南方各省二次革命的軍事行動，也就煙消霧散，總統被袁世凱反革命的大軍所敗。

革命黨人四處逃散，袁世凱已儼然控制了大局，蔡鍔及唐繼堯這兩位革命反袁戰將祇好保存實力，以待時機。

這裡就有一個破綻，爲何全國均入於袁世凱之手，祇有蔡鍔及唐繼堯能倖存獨立呢？是不是他們「通袁」，出賣了革命？在蔡鍔及唐繼堯當時的想法，就是「保存革命實力」六個字。但是，我們後來的人，應該要問：「袁世凱准許異己保存實力嗎？」

雲南推翻滿清在滇勢力（光復），事實上造成了北洋軍系統的將領非死即逃，也就是斷了日後袁世凱在滇的武力。又因唐繼堯受命率師應援武昌起義，碰到哥老會統治貴州的方式怪異，不受貴州紳耆的歡迎，意外做了貴州都督。換言之，雲南的革命勢力，已推展到了貴州。也就是蔡鍔及唐繼堯的武力，已控制了雲南及貴州兩省。我們要問：爲什麼在癸丑二次革命迅速敗亡之後，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大員還沒有建立

「革命基地」的思想？依然非常直覺地希望在一夜之間便完成革命大業？袁世凱尚有對蔡鐸及唐繼堯的策略，革命黨人却不能用心於滇黔基地的經營，以後來對「廣東革命策源地之經營」相比，無寧是一種失策，延遲了革命事業。

學人玩弄歷史醜行

從辛亥革命之年，雲南在九月九日響應武昌起義，一舉而光復（漢人重獲政權），因為雲南響應武昌起義的諸領導人，多半不是互相隸屬的上下級關係，他們都是留日時期加入同盟會的「孫先生信徒」，可以說有着純潔的革命背景。人人都知道蔡鐸是湖南人，為什麼這一批雲南人會受蔡鐸的統率呢？說來說去還是「革命倫理」四個字使然。

原來蔡鐸來滇之前，在廣西服務失敗，跑到上海去做無業游民；適同學羅佩金（雲南人，日本士官生）由雲南清督李經羲派出購買軍火，在滬與蔡鐸相遇，便電李經羲網羅這個人才。蔡鐸是前期的留日士官生，而且是同一信仰的老學長，到了響應武昌起義之時，蔡已任協統，官位高於其他參與革命之人，便順理成章，被推為領導人。趕殺清吏之後，也就順理成章，被推為都督（民國軍政府省級首長）。

這裡不是說蔡鐸沒有才幹；而是說有才幹的人，還是依靠革命倫理，才會往下紮根。可是，有才幹及有人緣的人，不見得就有政治思想。何況在武昌起義，南北統一時代，大家都被「光復」（漢人重獲政權）沖昏頭腦，認為袁世凱也是

漢人，好像默認他的實力（革命前的清兵），已經「國家化」了；甚至到了宋教仁被殺，還在爭論那是「法律問題」，不是「政治問題」，完全忽略了在「軍隊國家化之前」，軍隊不過是個人的武力。可以說大半部中國歷史，都是軍隊成為個人政爭的工具；辛亥革命時代的大多數革命者，便缺乏這種史不絕書的警惕。明明祇有滇黔兩省才是共和革命的「地盤」，在癸丑二次革命之前，二次革命時，直到二次革命之後的今天，當事人及治史的學究，幾乎不重視雲南在革命路途上的存在，還在學梁任公去高談雲南起義是「蔡鐸發動」的？還是「唐繼堯發動」的？實在是「學人」玩弄歷史紀錄的一種醜行。

我們必須明白，在袁世凱的眼中，蔡鐸及唐繼堯都不是善類，祇因他們手上有兵（從清吏手中奪來的新軍），所以，便不能不用「軟體」去搞他們。因為雲南遠在邊陲，山川阻隔，不適合「硬體運動」。

所以，在二次革命之時，袁世凱便以「中央政府」的姿態，命令雲南都督蔡鐸及貴州都督唐繼堯，出兵去打重慶的熊克武，因為熊克武參加二次革命。我們讀史的人，應該問問「古人」；你搞二次革命，為什麼不「運動」蔡唐也通電討袁？為什麼祇能做到熊克武及蔡鐸與唐繼堯暗通款曲呢？二次革命迅速被撲滅之後，領導者四散，為什麼不「散到」昆明或貴陽呢？窺其原因，不外對邊地毫無研究，所以，也沒有做好聯絡工作。讓一片大好的「共和淨土」，落在「羣龍」之「手」——這羣龍祇有革命的行為能力，沒有

革命路線的研究；袁世凱焉有不調走蔡鐸之理？雖村氓愚婦，也懂得調虎離山之計。

雲南與貴州兩省，本來是清廷的一個軍區及行政區，設有總督代替朝廷（中央）直接處理重大軍務或政務。從辛亥革命之年九月九日即雲南光復之日起，清廷的統治機器已不存在，舊時的個人影響力（遜清大吏）也一併掃光，統治機器完全落入以蔡鐸為首的軍人軍政府手中。因為蔡鐸（滇省都督）及唐繼堯（黔省都督）二人，都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，再沒有一個省份像這兩個省份純潔了。因為不管稱為北洋系軍人也好，袁（世凱）軍也好，他們都不是革命分子，也沒有擁護共和的信念，他們的勢力遍及全中國，可以為野心家所利用。但是，蔡鐸及唐繼堯他們一羣軍官祇有革命的信念，他們祇知道擁護共和，不知以「自我為中心」，開創民主共和的前途。

換言之，蔡鐸及唐繼堯雖然握有天時、地利及人和之便，依然祇知在共和的淨土上，痴痴的等待革命大本營的命令，或者叫做「靜觀時變」。正當革命主流分成兩派（左右或激進與保守）之時，激進派發動二次革命迅速失敗了，一切煙消火滅。蔡鐸及唐繼堯除了跟重慶的劉存厚有約外，激進派並未派人參加經營滇黔二省——要把雲南及貴州二省建立成民主共和的根據地。反而讓野心家袁世凱，假借大總統之名，命令遙不可及的雲貴「勤王」，誰說不是一件憾事呢？

留下共和革命種子

中外雜誌

革命黨人既不重視蔡鍔及唐繼堯控制的雲貴二省，孤懸邊陲的蔡鍔及唐繼堯，既無革命「撐腰」，又不知獨樹一幟，唯一的可能，便是坐以待斃，任兵力滿天下的袁世凱宰割了。

因為山川阻隔，對雲南貴州用兵，不是朝發夕至的局面。所以，袁世凱再笨，也不會輕易「動干戈」，明知滇黔兵力不足，也祇好動用「軟體」去搞蔡唐二人。袁世凱是懂得「用間」的，明裡要調蔡鍔入京任職，暗裡却散佈謠言，說袁大總統愛才如渴，蔡鍔入京之後，必定外放回鄉任都督。

以湖南與雲南相比，當然是做湖南的方面大員，比雲南神氣。可是，蔡鍔一定被外放湖南嗎？

誰也沒有肯定的答案。更說要蔡鍔去做內閣總理，蔡鍔便在謠言中紅了半邊天；誰知蔡鍔到京，實被「軟禁」。

然而，我們應該反過來問：「有沒有一個革命的力量或組織告訴蔡鍔：你不要去，留下來反袁，革命陣營會支持你！」我們遍查文件，知道的是蔡鍔遲疑難決，天下都知道袁大總統下令調蔡鍔入京。

在沒有辦法之下，蔡鍔祇好推薦調回貴州都督唐繼堯，接替蔡鍔的雲南都督。算是留下共和的一條根，希望有茁壯的一天。

在策略的運用上，袁世凱既然「陰謀稱帝」，既然袁兵佈滿天下，祇有雲南貴州還未控制，

祇要蔡鍔一走，唐繼堯一回滇，便祇有雲南一省不能實際掌握了。蔡鍔走後，再一步一步消化唐繼堯，應該是易如反掌之事。所以袁世凱答應唐繼堯回滇，蔡鍔也就入京「受監視去了」。

我們可以這樣說，革命勢力不懂建立革命基地，誤認袁世凱所能影響的武力便是「國防軍」，憑三寸不爛之舌便能建立民國的觀念，應該是國家連續遭難的主因。

在雲南成了唯一革命的空間之時，革命者或反袁者要爭取雲南，袁世凱更要爭取雲南，已成二次革命後的政治情勢。擔任雲南都督的唐繼堯，到底被誰爭取了？在下次行文中會有真實的報導。（未完待續）

最低廉的售價。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鵠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、二、三册出版 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

名作家褚問鵠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生動翔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都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却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瑩瑩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全書分裝叁册合售貳佰壹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